



棗林雜俎目錄

逸典

金陵對泣錄

定策不預內臣

曆數

監國儀注

史相國督師

亂階

鄭元勳

阮大鍼

馮可宗

陳堯言

定策本末

御容儀注

勸進

紀元

項煜

常應俊

勳臣跋扈

郭維經

王肇基

從龍內臣



黃澍

劉總憲宗周

朱統鑣

周鍾

谷國珍

李沾

名叱家宰

劉澤清娶同姓

中書一品林樾

武英殿

女妓

修史

慈奎

北使事宜

周鑣

異議

王鐸

款案

張捷

趙體元

劉孔和戲言取禍

寓書史可法

避諱

御寶

選宮

徐洪基

民謠

東宮

邸報

皇陵鬼樸

戶圈

蜚書

楊文驄

路振飛

方國安

江寧謠

大內石刻

王世忠

倪氏奪封

童氏

高傑

袁定

朝班遺詩

唐世濟

周延儒馬士英作醜

屠象美

追薦疏

偽弘光帝

群忠備遺

白門語錄

素林雜俎仁集

逸典

金陵對泣錄

鹽官談遷孺木著



甲申長安陷光祿寺

署丞膠州高弘商困賊中脫歸

秋末省其兄相國備述前厄故錄之

三月己丑朔甲辰

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

門諭曰國家多事南寇北胡聞寇已薄固關雖無確報可

謂迫於門庭朕已修省待咎此時何以撲勅何以安人心

何以生財何以足用爾等其熟計之滋陽知縣黃國琦首

對曰賊之驕由於招撫從來招撫無裨於事因請收拾人

心及用人之要上問安人心對曰安人心不難在於聖

心聖心安則人心自安云云上首首筆記其名又問生財

對曰今生財云加派云捐助俱非也豈可一而再而三乎皇上遠慮宜搜內藏盡所有以為外用上又首首因問用人曰天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為用云上大是之立除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畢俄傳外札上拆閱訖倉皇遽退各官不敢散已傳旨吏部官翰林官何不與坐以楊學士觀光林中允增志侍班不坐也按侍班閣部等大僚例不坐而鴻臚所說本於黃國琦面述或艱難時特禮時閣臣皆坐云已設坐未得命耳駕回宮各官乃散後知傳札以賊至昌平也各官環閣部於御河橋楊觀光等責以城守事魏藻德曰大家做靠不得一人是日內閣課庶吉士東宮曰講官劉理順何瑞徵講論語首章未竟東宮沉吟曰不亦樂乎不亦說乎只二字

可玩因視兩講官而笑以並於思也講官亦笑賜茶出

夜二十刻部推左懋泰戎政兵部右侍郎總督城守未報

乙巳開都門時傳吳三桂兵至不知即賊也

夜攻阜城門平則門并廣寧門彰義門西便門漏二十刻

砲聲漸至砲實內向人不知也丁夜後砲愈亟賊環攻有

首城堵尚虛一千八百有奇守卒俱稱無餉襄城伯李國

楨不登陴

丙午巳刻賊入阜城西便二門人不知也

丁未昧爽市人云宮女出西華門或傳聖駕昨出城辰刻

宣武門北順城門有內臣我服可平騎云王太監救火呼

開門答以鑰在中府曰亟碎其鎖擊之未碎或云前門正

陽門開遂沿前門弘商親見至則被矢砲不可近自公生

門入長安右門還宮
已刻賊入宣武門肆殺掠內臣被禍尤慘李自成射承天
門題榜中天字上馳入宮偽示五城購車駕
戊申午前內傳先帝自盡於煤山偽諭明朝文武大小
官員俱限次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彙冊送覽願復官
者量才擢用不願復官者革職為民准給路引即放回籍
敢有匿而不報兩隣不舉長班房主一併誅戮特諭自是
各官俱分投職名權將軍李友家自己至酉共報七十三
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革職回籍也主賊錄職名籍貫履
歷寓舍僮婢長班錄訖皆驅對廳錮之工部侍郎陳必謙
不即入擊以輿扛
己酉先帝后移東華門蓆舍兵部武選主事大足劉養

貞出私錢八千得柳棺殯之先帝不幸首首露網右足
靴身布短後衣胸題朕既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
先后長椅昇出先后衣笄甚肅鼻微傷其裳紉結越三
日賊出梓宮一丹漆一黝漆改殯焉先帝冲天冠龍袍
玉帶滲金靴先后袍帶亦如之定王騎驢來臨不敢
哭而去次東宮亦驢至青衣褻帽頭觸地良久雖不哭
隱痛不能起賊擁去諸臣臨哭可四十餘人臨而不哭者
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哀毀被執至李友處友據丘字衛
衛許錦衣完年五十餘性克悍所錮各官許家人傳餐印
其面而入出即去之
癸丑薄暮李友傳各官各據朝本見朝光祿寺監事林蘭
友問朝本何若有佐史吳某云紅摺黃面開職名朝見蘭

友如其言餘。敝之刑部尚書張忻言黃摺非所用付紅單
職名人多從之酉刻李友列騎七十三隊。騎各五露丹
押出各臣赴窩舖偽將劉宗敏拘各臣千六百餘人獨多
丁夜叱起俱蓬垢予匹馬五騎飛馳入西長安門出東長
安門過御河橋皇王夾道進東華門至此始知非朝也至
會極門牛金星深衣盤坐棕毯上面東向右侍郎宋企郊
亦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授繆紳錄一本硃筆點唱先令
甲科打躬餘誦鄉貫高聲以應或托疾令扶出候合選即
圈於錄上赴部聽銓注否且回各營奔什數人
乙卯又選各官昧爽騎由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杌坐授
注官面西向宋企郊亦杌坐如前唱選預名者令候會極
門否則出東華門或令出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

西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多勳戚

丙辰各營拷職官追贖內臣加炮烙尤慘劉宗敏家論官

大小勒限贖完日釋之李友張葛等各混携不勒限

李友家七十二員選用二十九人聽其自捐夾傷十之四

劉養貞再夾惟呼太祖高皇帝追四十三金又銀杯二

又徵之不應曰寧死我也王都等杖斃党崇雅

除通州倉場侍郎來謁李友角中綠衣諸人就問竟感額

不答中書科舍人吳橋沈始被拘伴風疾時呼流賊

來殺流賊顛狂潦倒屢受鞭朴不之拷四月二十二日同

釋

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即位塘報吳三桂舉
兵逼京師戊辰李自成馳偽勅及吳襄手書招之至天津

碎其勅擲父書不啓斬從使四人釋回一人偽勅自李友家發李自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兵站隊站隊即出師也

庚午李自成脅東宮二王及吳襄東行賊將祥符人李肖宇失其名罷任在劉宗敏李友下據吏部郎左懋泰之宅從自成敗歸述其本末云前哨至通州東值吳氏兵失三十騎至天津西防禦使張若麟巡撫黎田玉李希沆各迎自成甚喜若麒疏薦三桂自成所過各官道迎自成亦跪答東宮乘騾值各官問其新舊見舊官泪下手指其心曰甚利害須耐見新官色喜曰真爾主也善事之舊官或稱殿下揮止之自成至天津三桂結方營於東勢孤賊西聯七營甚盛自成單騎呼吳將軍出語三桂出馬自

成曰大勢已定將軍何固執不下我使可殺勅可碎若將軍手書獨不可拆乎三桂叱曰爾養馬私夷不得稱我將軍且弑我君反辱我家口不共戴天何言降也我兵雖有限亦不浪戰生死由天自成曰將軍悞矣此語何自得之朕今日尚賴將軍奸人挑擊幾喪大事先皇帝自盡非我偏也東宮及老將軍固在少頃並跨騾出吳襄曰兒毋信浮言聖上未入京先皇帝即自經兒知之乎及入京召我大內同飯祿我全家日賜存問恩甚渥兒宜謝三桂怒曰非我父也吳氏受國恩三百年不能死報而甘他人之食乎料家書如此故擲之襄又勸謝三桂哭曰求見東宮三桂叩首馬上大慟東宮默然良久自成勸通語東宮曰將軍速謝有明主可事矣毋惑浮言且父在

三桂哭曰唯主命馬上謝萬歲又叩襄首自成令東宮
同襄回營自成曰將軍亦誠能容朕車騎勞軍乎三桂諾
自成東入吳營下馬三桂亦下馬各拜云我君臣幾誤於
人言此後藉重將軍不淺容朕再謝三桂辭拜竟如主臣
禮自成因問守榆關之策荅曰往關外有八城可恃今八
城止關外失險臣因其難守奏請入關先皇帝疑為以
臣家口入京俾臣守關如戎馬至關未易守也必先收入
關為上策自成曰然即藉將軍圖之三桂謝不敏且乏兵
餉自成曰兵餉易耳我兵三十七萬留騎十萬金四十
萬資將軍功成當厚爵相報三桂願以身任自成曰朕回
營即發勅付將軍三桂又謝請往登關門指示形勢許之
至關關城又出至一片石

戊寅晡刻三桂宴自成上坐東宮左之三桂右以東
宮在竟坐地面向吳襄送席不與焉酒數行忽茄吹大作
白標彌望三桂即起抱東宮去還欲執自成已上馬無
及矣天遽晦賊方解甲不備北兵突擊賊洶懼大潰追殺
亡筭僅四萬騎回京步卒盡沒上係李肖字口述肖字亦
侍宴其所部萬三千人總還騎十七虜人二家丁二云徑
戰十三年未有如此之敗者人馬擁塞自相踏藉漏舟逃
生言之猶為魂悸
癸未午刻自成回京入德勝門披蟒手白布拂面從馬約
七十匹列東華門二十騎自御道入東華門前一賊抱嬰
兒不知誰也初賊兵或先歸問以自成曰死矣都人幸甚
從逆各官聞之大恐偽銜封署多滌去已偵自成將至仍

題新街吳襄友辭于天津之西

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經李廷鼎同
鴻臚寺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棘何登極之有劉宗敏
厲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
自成爭語敏曰爾十幾年辛苦一旦敗壞若不登極何以
回關中自成默然李友佐史吳其說

甲申果登極殊艱我
太廟王早燬從此壞民居運入
大內為焚具

丁亥卯刻賊出阜城門留卒七百餘人入大內各巷縱火

李友家有

部主事

自經吳橋之

先是四月二十二日西華門外粘示紫筆云本鎮匪復等
情時吳三桂尚在天津

高弘商拘李友家被夾勒四百金見李友曰醉擁婦女啼
號不惜也詹事張維機主事蕭鳴基至夾其首張尚書鳳
翔前出獄被拘勒四百金不夾

李肖宇故祥符諸生陷賊中久矣據左懋泰宅懋泰避宅
後通款招高弘商屢候之肖宇因言從賊久猶在人下欲
乘其敗圖自成不果弘商遁出京亦肖宇資遣之

定策本末

甲申四月京報絕目餘留都疑沮十三日有中人夜至內
府云京師三月十七日失守餘不能詳翔辰張德憲藐山
以御史周元泰朱國昌郭維經米壽圖至高司農硜齋所
值他出候之而硜齋植徐魏公弘基於皇城下亦聞之矣
少頃硜齋及史尚書可法侍郎呂大器姜詹事曰廣等俱

集議監國首福王或云潞王時並僑淮安或云惠王在漢中或云桂王在廣西然遠不即至也高張之意屬於雒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恐北耗未確遂巡將絕俄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丐服手提菜筐出京夕砲聲遠震迨旦寂如餘不知也諸人唯守制山東武德道兵備倉事桐城雷演祚亦召至各散是夕遷上硃齋書乞遣部曹往淮揚攝漕舟暫還留都明日筮京師得泰之九三无平不破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享於食有福筮留都得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自是北耗仍杳二十二日史尚書以三十騎勤王渡江携印往俾呂侍郎署部揖禮部印越三日史尚書速諸臣往江浦議事時漸知國變不果往呂侍郎得史手札立傳示諸公僉寓總憲署中獲目

之諸公曰素服會清議堂謀葺武英殿二十七日有中入奔南備悉云問諸公皇謂定策非本兵不能濟也是日告奉先殿姜詹事撰文高尚書舉筆云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云而史尚書之手札至意專衛輝尋又札云雒陽衛輝並南下當拈闈孝陵之前云止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明日抵龍江關先召見列侯次尚書史可法高弘圖程註右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王左手挈史右手挈高亦臨泣答之角巾衣葛坐榻上枕衾俱敝蚊幃不具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謁孝陵自朝陽門入徑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

而馬士英成之史尚書前督鳳陽稔知福世子湛於酒色
礙於衆違疑不敢堅執寔為社稷深慮非私計也徐弘基
值高司農皇城下曰事急矣惟賢是立何論序乎時潞王
先南下楊州鎮江假史尚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其
後以國與人乎史尚書在高郵聞福王再近則列諸公姓
名啟迎而士英初意亦不專雒陽與史尚書同偶值福王
舟擁而南背其始議後謂臣以兵十萬護蹕臨江欲駕南
都諸公之罪給事中李沾謂告廟文一神宗皇帝之第二
子弟一藩出臣筆俱非其實故備記之初遷聞主謁陵
出朝陽門外萬衆伏候見王乘輦角巾半汗舊手搖白
竹扇有隴畝風竊心幸之不謂謠佚敗度為懷慙之續也
追思史氏之先見真純臣若心矣後世誰諒之者

王陵還宜南自洪武門入大明左門宿便殿竟穿朝宿外
署非禮也前筮_于食有福隱寓福藩平陂往復於首驗矣
所占留都高尚書拜相尋罷明年留都不守

定策不預內臣

守備太監韓贊周素有賢聲嘗任中都而史司馬撫誰故
相善及移南京先帝曾密勅此二人相泣內府定策時
或請共議高尚書曰如此大事而內臣預之何以光史乘
乎又勲臣不預時共側目

御容儀注

五月甲寅以武英殿所奉二祖后御容遷奉先殿二
祖御容五軸命文武大臣五人恭捧一后御容內守備
及司禮監官恭捧各青綉服行禮殿外侍班候主祭官祭

告畢更吉服進武英殿拜叩如前請 御容至龍亭內移
奉先殿叩首出隨更青綉服侍班候王祭官祭告而退

曆數

聞記 高皇帝嘗命劉伯溫卜曆數曰遇順則止 高皇
帝遂以手書空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今李賊偽大順
而 清曰順治不其驗乎甲申五月先監國一日工部主
事餘姚胡其枝整武英殿榜得一萬曆錢謂佳兆殊不然
舊朝鐘微裂墮地起而懸之仍鏗有聲初欲移靈谷寺
鐘不果

勸進

監國勸進表 呂侍郎委某作迫期登幅待於行宮諸臣俱
不及展視

監國儀注

禮部儀制司案呈本月初三日行陞座禮先期司禮監設
座內殿設寶座奉天殿欽天監設時鼓錦衣衛設鹵簿
儀仗尚寶司設寶案於奉天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
不作是日早鴻臚寺引導駕執事等官進至內殿候 駕
陞座太常寺酒果等物於奉天殿丹陛上 王具冕服導
駕官導 王行告天禮畢入內殿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丹
墀內序立鴻臚寺引執事官進至內殿傳令百官免賀免
宣表止行四拜禮贊執事官行禮贊各執事鴻臚寺堂上
官跪奏請陞殿 王由中門出陞寶座錦衣衛鳴鞭欽天監
報時鴻臚寺贊行四禮拜訖通贊唱班首詣前引禮引班
首官至王位前通贊唱跪播笏班首跪播笏承傳唱眾官

皆跪百官跪捧寶官開蓋取寶跪授班首官班首官捧寶
上言 殿下進陞大位臣等謹上御室尚室卿受室入盥
通贊唱就位拜興平身百官拜興如之通贊唱復位引禮
官引班首官自西降復位通贊唱俯伏興平身鞠躬拜興
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駕興百官以次而退儀注出吾
郡海寧主事吳本泰手吳年老拘會典不達時變如奉天
殿嘉靖壬戌易稱皇極殿久矣南京諸殿俱廢僅武英殿
存當直稱武英殿以紀其寔雖奉天殿在宜暫避正見監
國與即真不同况無而為有乎 仁宗昭皇帝以東宮監
國十六年日御文華門 恭仁康定景皇帝監國以邸王
監國御奉天門左天順初 英宗復辟群臣始推御座居
中前事歷歷可考儀曹失攷冢宰張藐山先生曰吾欲薦

子為禮部司務以襄一時之闕予力辭謝

紀元

閣擬定武弘光紀年 上拜天探籌得弘光張藐山先生
曰光字上於文為火清朝順治曰清曰治俱從水：能克
火奈何果如其言

史相國督師

鳳督馬士英拱迎奎之功自江北來朝不欲出鎮故事輔
臣必有入閣辦事之旨士英特繫銜大學士非內任竟据
政府史相國度不能外自請出鎮鑄督師輔臣之印士英
忌史穀著甚而史先東士英有福藩不忠不孝等語士英
意脅之史求還故牘終不相忘掣肘陰螫以勞勩難泯遂
移梅新建姜相國謂觀望異議莫併陷史氏也

姜詹事善酒好卜夜胸臆洞達不少諱忌告廟日諸公集
內府詹事俄出太監韓贊周急趣之入成禮又明日最後
至及上監國張家宰疏枚卜上用史氏高氏遺詹事
謂詞臣何獨推一人於是再推姜曰廣王鐸等姜雖並相
上意不憚尋引去蓋中官譏先生侍先帝誦筵粗疎
見忤又推戴非其心也
嘉善吳進士亮中云見史相國手札福世子荒淫酗酒不
曾讀書云云又周府保寧王嘗陷賊既歸相國才之
欲推立焉夫相國晚人也安有推立郡王之理

項煜

詹事吳縣項煜自燕逃入金陵五月望日緋衣同賀諸臣
怪之蘓人攻其從逆煜揭辨終誅乙酉六月渡浙東至慈

谿馮元颺家或曰賊臣也偏馮氏之門出之投江橋下載
沉載浮有磨菽者手溺死之江橋或曰太平橋煜嘗夢人
題太平字故再適竟不能免

亂階

燕京從逆諸臣傳報不一其最著者鄉人乘怒輒馳檄殺
罪姑蘓則首項煜錢位坤宋學顛湯有慶常熟則首時敏
皆焚燬其家金陵攻姚文然家庶吉士寓金陵刃拒之得
免噫衣冠汚逆三尺具在何煩邑屋之紛拏也尋臺臣嚴
禁乃止御史祁彪佳按安徽松蘓常鎮誅首亂六人嘉定
諸悍奴脅其主各脫籍

常應俊

福府從駕千戶常應俊本革工目不知書雒陽陷從世

子出亡有保護功南渡後出入行宮無間官都督同知猶少之求放歸封襄衛伯祿千石見高相國忌拜稱名相國止之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以天順初袁斌哈銘為比言不宜封不允

鄭元勳

高傑徧揚州士民拒之不納進士鄭元勳起宗勸守臣和解之時共坐城樓忤衆三月死傑兵縱掠廣陵大沸福緣菴僧德宗為時推重難民避入薙髮坐尺地頭八十金漕舟附婦女一人須一金門禁甚厲江西陳給事以與守臣善巨室借其封銜與婦女人各四五十金

勳臣跋扈

誠意伯劉孔昭猥巧機辨見事風生

先帝召入對泣陳文

臣操江掣肘之害遂停都御史高倬專任孔昭操江孔昭故善阮大鍼又給事李沾隣巷通好先是鎮遠侯顧肇跡操江為沾所劾及肇跡內召特郊餞謝日者彈文非我意也總憲張藐山因薄之南渡初張改冢宰奉詔言逆案置勿用大鍼廢久覲環召計沮喉孔昭拉勳臣廷攻冢宰先一日飲勳臣立約凌晨早朝孔昭訐張某奸欺專右文臣靈璧侯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和之餘無對自是冢宰四疏乞休上雖知簡在首臣無能留也文臣畸輕孔昭畸重權行薦紳中馬士英不敢抗謀入相不甘右列以撫寧侯朱國弼及忻城並覲相而止明年薦兵部右侍郎德清蔡奕琛入相南渡之禍始於誠意潰於士英大鍼劉伯溫嘗云傳十三世有變故孔昭求改相以厭之竟不果

阮大鍼

桐城阮大鍼初附善類與嘉善魏大中爭吏科都給事因
投逆璫歷太常少卿坐黨廢避禍金陵稱詩好客素善內
臣馬應芳馬士英僑南都時數過從也至是士英密薦言
其知兵立除兵部右侍郎召對以高相國廷諍臺省交論
未拜命而心益亟士英令徐瑛之大鍼曰我自起家何預
伊事及蒞官每朝罷輒手招士英就語自示於諸紳中日
同士英及撫寧侯誠意伯狎飲後常熟錢侍郎謙益附焉
錢罷姬柳如是故娼也大鍼請見遺玉帶曰為若覓恩封
自是諸公互見其室恬不為恥

郭維經

御史

郭維經雲機巡中城清勤有能敵張總憲甚重

之及秉銓推郭應天府丞兼御史巡視如故蓋驟難其代
非淹之也郭意未嘆中李給事沾之誘即初冢宰私且兼
官乃天啟末撤習章上又自悔浼同官以謝冢宰遂不辦
未幾勲臣訐冢宰去之

馮可宗

馮可宗初提督巡捕營史司馬奏改錦衣衛晷冷署值南
渡遂領提校為雄職素善結納園亭戲伎見稱於時乘間
進其妹麗權寵日盛

王肇基

太監王坤嘗肆惡于淮陽至是易名肇基求督催浙江福
建金花銀得旨命閣臣具勅高相國暮歸語予曰方爭阮
負海今又爭內臣專角舌非相體奈何予曰大司禮韓象

雲賢內侍也俾諭沮之以內臣自相制易耳相國深然
之詰朝入直聞肇基隣寓過之極言東南民困肇基曰若
然吾當辭往身奏上嘉納相公予告太監孫元化督餉

陳克言

故浙江布政司 恭議貴陽楊師孔萬曆辛丑進士寧山
陽庚戌降教授順天遷翰林待詔侍 福恭王至是師孔
子文駟馬士英甥婚也追錄舊僚贈師孔禮部右侍郎山
陰陳克言由乙榜亦嘗待詔侍 恭王歷雲南右叅政尚
存疏乞恩例不許

從龍內臣

從龍諸閣初布袍革履徒步道中給事行宮猶未快意巡
按湖廣御史黃澍入朝廷劾馬士英責數其罪 上色勅

云黃澍言：有理顧高相國記之召澍殿內竟其說士英
跪階下惶急盡移其供帳出因行金結內侍張執中等俱
龍陽之舊也璫勢始彙司禮韓贊周老成嚴重 上始而
憚中而疎末且厭之嘗盛夏擊毬三人交策不休贊周疑
立不動私居飲泣踰月或進玉燭臺玉壺心好之瑤異日
至立報傳入而喜厭不恒始雖厚售漸斥去索原直即市
僧亦苦之蓋賈人去責專市僧也內臣蟒玉紛皆登極初
日召對輔臣或畫再接決月以來時免朝八月選民女入
宮徵教坊妓六十四人司燈擇其妍少 慈慶恩賜內臣
金幣獨渥韓贊周百五十金餘各有差廷臣無及者優人
適意輒賜三四十金九月開筵宴廷臣不賚閣臣以例
請不免十二月西宮成卜日臨御 上色不怡贊周請其故

上曰無佳優奈何贊固泣曰臣意官家思先帝乃如此抱
恨予嘗責太監馬承芳爾但知印堂安知我印堂指贊固
也承芳跪謝得免上晨飲訖內臣又通鵠輒舉之不却
酣淫馳縱十月末幾蹈漢成之禍旋幸母恙明年都市榜
上供春藥貽笑四方矣先諭閣臣曰朕非欲貪大位卿等
勉推天子固不如藩邸之樂也初惟輔臣自任救偏補弊
設畢祥符膠東之用亦未至速止而黃澍激貴陽之禍竟
以覆國

黃澍

歙人黃澍年少輕侮作葉子格品第宗婦之貌見忤於族
走杭州通籍郡庠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開封推官
至平禦流寇開渠轉粟河水秋溢因灌汴城禍自渠始又

搜民間藏粟并金錢奪之汴及切齒內召先帝面問開
渠者誰也委之流寇利口迅舌人莫能難以御史按楚未
及瓜遽入朝意覬開府借馬士英為市蓋平賊將軍左良
玉嘆馬氏故大言清君側之惡輒示人良玉手書挾重鎮
劫之其廷攻也一言一涕甚傾宸聽士英伏階下媿死澍
退捐九萬金助餉自云世橐高相國以問予彼卓鄭也哉
予曰否彼補杭郡諸生父為人覽質庫小材貪詐不足
信也澍還按楚士英陰遣人購良玉而澍孤矣尋免其官
畏禍匿良玉所女歸其子按臣通婚本鎮向未之有也明
年左氏稱兵犯闕蕩覆我公室雖士英之罪擢髮難數而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哀哉

慈奎

恪恭仁壽皇太后鄒氏 福恭王之元妃於 上為嫡母
避寇間關河北 上遣內使密迎之將至命魏國公徐弘
基及高相國郊迎值於揚州廣陵驛登舟伏謁敝衣窄袖
微見簾內有尼旁侍蓋避難時寄侶也命賜飯時御艦三
有司供億總數百緡夕宿儀真明日風利抵龍江關設行
帷京兆徵兩縣媒媪扶輦雖羣集竟用闇人入大明中門
上迎於午門 初過揚州高傑列兵夾河二十里馬可
七八千匹卒殆二萬餘人自乘舟儀衛甚盛黃得功迎於
儀真候騎總百餘自立一空舸不數人
遣迎第一箋曰 御名 欽承 大統 馳念 慈帟 驚塵 鼎沸 賜刻
刻以九迴瑞靄天開情遙 而千里恭惟
母后陛下仙源世慶閭教協敷佐 先帝以咏閑睢啟眇

躬而美膠木服圖史之至誠屬國家之多艱鶴髮添憂閨
雪霜之入鬢鳳輿飛輅傷烽燧之震隣近倫序之見推既
宗社之克紹實緣榮蔭爰致弘庥初羈勒之未寧有疎
省問今尊養之有地庶慰瞻依特遣近臣徃迎遠境俛仰
遐邇之望上馮黍稷之馨伏祈懋展惟心中道生河山之
色誕膺壽筭隆恩均覆載之規月馭先近雲容嗣覲
遣迎第二箋曰 御名 孺慕 依 雖傾誠於初使皇程冉
寔切慙於久違詎忍安以九重不能恕之一日恭惟
母后陛下聖德配天坤厚載地大寶曰位方同四海之懽
心固極維親專候一人之順志長秋長信休嘉時集於漢
宮維川維塗警蹕尚煩於天路伏祈敦時安養蠲暑就涼
本朝之宮慈寧宋家之殿保慶增觀鴻慈之福玆圖燕

喜之懽 以上俱予筆

東城兵馬指揮帶俸侍衛司正千戶鄒存義奏曰崇禎辛巳正月戊戌河南城破 福恭王妃出避清涼寺宿東關去房至明日洛水上未得渡明日得舟又明日至花子寨灤河北窰雄駕溝等處及於孟津越三日至浦子邢家苑二月既望渡黃河駐孟縣逢 世子隨至懷慶甲申二月既望賊又破懷慶匿書堂官黃奎家尋乘東門放火冒出夜分至南門橋值賊傷存義旦至野水鎮已刻渡河至邢家苑灘十九日命存義北渡覓寓值賊二十四日又入河南大盜李際過方騷擾 太妃潛於民舍又北渡入懷慶匿黃奎家懼泄五月三日典仗李希楠書室孫拱極見存義相視以目隱諭已登極也常應俊遣舍人閻守平見

聖母於黃奎家又恐泄遷女醫家六月六日欲出城不果九日又不果七月六日出城值賊又不果十四日乘眾出城宿孔村梁秀才莊十八日夜渡沁水之舟橋代之十九日至清化鎮乘小車二十三日經修武獲嘉等縣越三日書堂康永寧山東報國營副將張成福來接存義遣弟護行赴塔兒灣之舟太監盧九德以舟迎漸達淮揚常熟許重熙子洽曰乙酉五月壬辰黎明錢謙益肩輿過馬士英家門庭紛然良久士英出小帽快鞋上馬衣向錢拱手曰說異說異我有老母不得隨君殉國矣即上馬去後隨婦女多人皆馬上糧束家丁百餘人出至孝陵詭裝其母為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黔兵亦半逃所過村鎮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守閉城不納士英督兵攻之破城殺知

州趙景和遠近民間風逃匿安吉知州黃翼聖亦遁入山中士英不敢趨獨松關迂道由安吉手書致翼聖曰廣德見拒故爾行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擢於是翼聖率士民肅迎道左掃衛舍以停偽太后及士英家眷士英大悅浙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其真偽翌聖啟云閣部既真恐太后亦非假張撫遂備法駕迎入杭州士英弋兵城外潞王恭謁太后如常禮辭之已令妃具宴送入妃躬詣陪侍太后峻辭之日夕惟與士英後妻及婢數人相處人始疑其偽

談遷曰乙酉五月清兵陷鎮江上聞之夜出奔昧爽馬士英云太后来其家同南走溧水東壩經廣德自獨松關趨餘杭宿乾侍御奇謨宅撫按往迎至杭州初馳驛稱

聖駕及見於鮑氏乃太后也入杭駐朝天門東李德兵宅士英駐湧金門外王氏園徵歌如故清兵將至士英走台州魯王監國訪太后不得後遇許子洽云太后偽也以今思之上倉皇出奔棄其母不顧然無自主權相家之理士英計窮脫免之智不得不藉母后脅制道路傳牌可假天子獨不可假母后乎其後聞馬無一跡又事之不待辨矣予時寓杭州有游卒同奔者云母后道中再墮馬扶起之命授錦衣衛百戶會稽熊少卿汝霖責士英不扈望

劉總憲宗周

山陰劉念臺先生起左都御史先馳疏歷指時事之失內及逃將封爵者貴陽及劉澤清忌之蓋澤清自臨清南遁謂中其隱各疏攻先生澤清疏并及左良玉黃得功劉良

佐高傑名請加重修寔各鎮不知也高傑聞之駭曰吾武人乃預朝事予得功上章自辨不預貴陽匿其奏先生前削籍故疏稱草莽臣入京不携冠服借以赴任士民鼓舞稱快群璫亦曰劉先生君子也恐不得久身果即引告

北使事宜

左都督陳洪範奉命北使揭閣臣事宜

一宣札 勅諭一御書一詔書一賞銀 兩賞金 兩蟒

段花段宮絹 匹

一給總兵吳三桂 封爵勅券各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

帶一賞銀 兩

一給巡撫黎玉田總監高起潛 廕陞加級勅命一獎諭

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 兩 以上各犒賞請一官費隨

一祭告園陵文

一祭告 先帝先后梓宮文

一勅諭陷北文武諸臣

一護送領兵將官二員各日給一金各犒三十金蟒段二

一隨行標將十二員各日給銀八錢各犒二十金蟒段二

一材官二十員各日給銀五錢各犒十二金段一

一馬兵五百各餉一錢五分各犒五金

一馬六百料各一錢五分

一騾夫二百日各餉一錢四分各犒三金

一騾三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以上官兵騾夫共犒銀三

千六百四十金蟒段十四段二十

計程往還三月共前銀二萬三千八百十四金時賜吳三

桂等兵三萬金勞北朝銀十萬金一萬緋段千疋又雜賞
三萬金吏卒道費三萬金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萊陽左懋第回往初議泛海
改陸入北界有司尚禮接至德州忽榜示陳洪範左懋第
色不動入京而還中道留懋第紹愉館鴻臚寺懋第書壁
寧為明鬼不作清臣兄懋春來見拒之曰爾非我兄也屢
被縛不動及遇害北人無不流涕洪範姜藩吐南朝情寔
故獨歸

先是吳三桂逐寇之事聞於江南詔封薊國公賜誥券募
都人何 以副將往致之至臨清進士凌駟方倡義導之
出疆入燕三桂不啟封達於攝政王明日揖政王召見南
城責中朝不通好答曰南朝止聞吳將軍起兵臣復未知

貴國之繇故不及命攝政王色解諭以速遣使來期在九
月時吳三桂洪承疇馮銓范文程 夾坐席地各舉佩刀
割牛炙啖之明日何文奉三桂詔券擲不一視遂携婦藏
內閣未以聞

朱統鑽

貴陽馬相國雖與新建姜相國同年不相洽欲誣以定策
立異而新建有夙望人無應者南昌宗貢生朱統鑽上章
力詆新建至以新臺汚之又株引史閣部張家宰呂侍郎
等甚衆阮大鍼語人曰疏出小兒手其不諱如此統鑽大
言曰須還我都憲一席竟擢 科給事中

周鍾

金壇周仲馭僑白下嘗忽阮大鍼甚嚙之大鍼勢日起仲
馭知且修怨拉其踵其門詘膝祈辭終不能釋已構下法
司仲馭嘗師張明弼而相失明弼揭其短賄登科第官工
部主事避察處疏攻太監張彝憲云云君子曰公亮乘危
下石非所以自待也

周鍾

庶常周鍾遁歸或問之曰在燕時謂江南已定不意中隔
如今日也懼逮走白容捕之亟携及婦子下刑部獄爰書
從重改入深園涕泣挽柵不欲入明年會訊御史張孫振
棹之二十人以為快已同光給事時亨彙市

異議

孟津王鐸覺斯配詩工翰墨五言詩至萬首嘗微疾弟往
勸其輟咏笑曰此即一詩目也張家宰再推詞林枚卜首
姜唐事次及鐸以上舊也遷時對家宰曰王安石為翰
林學士則有餘為宰相則不足孟津是也家宰然之鐸將
入朝家宰書規以約束子弟家人毋輒通賓客鐸過家宰
曰吾母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教行也始入閣適膠東
新建貴陽並引疾鐸粟擬頗中際如奪烏程贈謚仁溫蘇人
亦稱之自以不習吏事請益同官已漸自諱處分舛誤貴
陽侮之法司奏大辟輒除其罪嘗作奏誤書呈下再被詰
膠東瀆行囑以漸退駭問其故曰大臣道不行則去母俟
人彈文也始上出十扇命書俱錄先正格言諸璫亦求
書意難之膠東曰足下負書名安能拒乎鐸本文士處非

其任仕清歷禮部右侍郎壬辰三月遣祭西岳道卒贈尚書謚文正鐸手閱杜子美集嘗見其天意改因字以頷聯早霞隨類影又一隨字也九日藍田崔氏莊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以帽犯冠改作雪端午日賜衣謂何大復極贊此吾所不知陪李金吾花下飲結句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乃牙音杜悞押此韵矣遣興五首其一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陶亦欲子不仕宋身非挂懷真愚也

李沾

華亭李沾以惠安令擢南京吏科給事中謂銓即金壇王重外之也頗不憚監國初銓曹止蕭士瑋倪嘉慶書史四

人不諳掌故張藐山家宰以王重梁羽明並舊選即習事且地近易赴時羽明僑居杭州沾謂重不可用嘗受我四十金者家宰曰僕起家三十年贊多十二金間或倍之安得至四十金乎僕老矣舊練而地近無踰王即若其人庶否僕自有提衡雖吳來之在不能溷也沾無所發怒因許呂侍郎大器家宰推沾操江都御史畏分劉誠意之柄求史相國得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居止何快、因誇定策功以初議內府嘗喧詈也徐家宰虞求代推通政有旨另推蓋附貴陽誠意及諸臣內恃其與援又借名善類求史相國致膠東書乞僉院云不敢失身他途也拜僉都御史尋超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七品半載躋及宮孤昭代所獨

款案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奏為矯誣先帝者悖之極欺
因聖明者姦之盛事關封疆殷鑒信史紀傳不得不據事
駁明以存寔錄事臣於十五日伏枕次見黃耳鼎翻出陳
新甲一案謂臣殺新甲以敗款局此似耳鼎拾馬紹愉之
邪唾將以顛倒成案獻媚廷以為後日賣國之地不獨
為新甲報仇起大獄已也事關社稷封疆臣何敢默處
此臣請與皇上先言款事終始我國家自有奴患以來
其講款非一笑天啟二年穢樞惑於王化貞之說俾違督
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為市得功突發犯順城陷
身逃而款議敗其次則袁崇煥遣喇嘛僧弔老酋因以議
款未成而崇煥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滅奴召崇煥授

桐城雷演祚介公崇禎庚午貢士歷山東兵備武德道僉
事憂去寓白下慷慨好持論聞國變草檄勸王略曰安危
爭於呼吸社稷急在燃眉三百年養士尊賢豈無疾風勁
草之報諸君子後家先國寧忘板蕩忠臣之私草澤有英
雄不妨南塘一出秀才任天下豈無仲淹其人或捐郭解
之金或棄終軍之襦吹簫屠狗策力兼收擊筑斬蛟貪詐
並使襄此大義翼我皇明轉危為安匪異人任建功立
業要在此時私議立潞王座師姜唐事曰廣叱其謬劉
都督澤清自臨清逃淮安東馬士英六立潞王也遣幕
客其現金陵及福王即位計殺容城口客既走陳學士
盟所學士嘗對高相國言之貴陽語膠東曰鶴洲原簡容
當相示後劉力攻諸臣異志背其初矣錢謙益侍郎觸暑

步至膠東第中汗渴解衣連沃菜豆湯三四甌問所立膠
東曰福藩色不懌即告別膠東留之曰天子母容抗也
錢悟仍坐定遽令僕市烏帽謂我雖削籍嘗經赦矣候
駕龍江閣諸臣指異之監國初復官八月入朝陰附貴陽
日同朱撫寧劉誠意趙忻城張象宰提阮司馬大鍼煦疏
訐異議者膠東解相印歛卜居虞山謙益恐忻貴陽邵之
且不祖送
雷演祚中時忌被逮下獄同周鑑益死

谷國珍

鳳陽太監谷國珍六月入朝改勅求照總督體統行事閣
臣難之國珍於外完求亦勅福即自增入無以奪也

王鐸

兵柄崇煥陽主戰而陰寔主款也甚至殺東江毛文龍以
示信伺先帝勿之許遂噤闌入脅款仍戒以勿得過
薊門一步崇煥先頓甲以待是夕至牛酒相慰勞夜未
央忽諭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師反殿後先帝於
是逮崇煥誅之而款議再敗然崇煥雖言款其所練甲兵
稍精強邊備未嘗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振于
邊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款者第歲久我叛帥纍々家遼西
益相狎習邊將惟約節士卒腹與購偷旦夕之安而邊
備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至楊嗣昌為樞密廉得其狀時
亦適內寇於是再以款事聞先帝命偵情竟得嫚
書大怒格之而款議復敗嗣是即新甲主款也新甲令石
鳳臺與通而惡洪承疇挽其事因困錦州急遣張若

麒麟催戰欲乘間殺承疇脅款此即向者崇煥殺文龍故
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松杏城死守若麒麟計不成乘月
宵遁陷我六師舊輔臣謝陞見邊事大壞憶督臣傅宗龍
臨行有樞臣計主款之語發聞先帝遂召新甲陞見切
責良久徧詢諸輔獨輔臣陞對曰若果許款亦可恃
議遂定時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瞽者一黠生
與馬紹愉偕往義州議款四五月歸不具表謝而復得
嫚語先帝知為所給大恨而款事又敗益自辛巳張若
麒倡逃後舉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悉掃矣
成謀國之臣無不私祝望款事之成庶幾稍有息肩至
天子親發璽書下明詔首臣屬草次輔書真誠樞臣擇使
者而遣之為使者飭冠劍連車騎乘傳至塞外我邊臣椎

牛醜酒張筵六十席燕

使

之首長遣紀綱一美少年

一龐眉皓首之老來會絕不語及開市事問之則云待老

慙命及慙至義州首詰諸酋長私與中國通擬殺我使人
譯事者為之祈請叩首乞哀馬紹愉等抱頭匍匐竄歸恐
後尚未望見慙面今反稱親到瀋陽不幾夢中嚙語耶且
先帝之誅新甲非以款事臣之擬新甲罪亦非決不待
時也先是四五月間乞款不成沸滿長安臺省惡其辱國
傷體盡發新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先帝概不遽下恩
於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十餘本悉下法司并下新甲於
理時新甲金多黨盛為之祈生全者如市及臣發諸糾疏
讀之或言其賣總副鎮金銀累鉅萬從海道運歸或言其
陷遼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使聖子神孫塗鮮膏

血流離無所臣讀至是而不勝毅然髮指矣越旬日而御
史臺陳昂虞廷尉莊憲祖臣司官韓一臣各以讞語至詞
義嚴確盡與死比又越旬日臣同法司集於都城隍廟失
諸神明而讞之新甲口供所失陷諸城郭親藩與所糾無
以異臣於是引失陷城寨律秋斬上時舊輔周延儒為新
甲營解甚力面奏謂國法大司馬不薄城不斬也先
帝曰他疆邊即勿論僂辱我親藩七不甚薄城乎延儒語
塞先帝尚以秋斬未蔽辜諭臣再核議臣於是引居中
調度臨時不能策應因而失候軍機者斬律朝上午即奉
旨曰陳新甲職在中樞失事重大貽禍慘毒朦玩支調
候國負恩祖宗大法具在朕不敢私着即會官處決欽此
煌煌天語具在而謂臣殺之乎且新甲於九月先正兩

觀之誅舊輔於十一月始下賜環之詔前後相距五六十
日乃謂復起舊輔王應熊疑新甲所為是又故以新甲誅
後之事為新甲誅前之事何至謬戾任意一至此也况
先帝勵精明睿之主非昏庸亡國之主也庶獄庶慎無不
親裁論罪大臣揣慮過豈有誅一樞部大臣而竟聽臣
下鍛鍊者耳鼎視我先帝為何如主而概以漢之桓靈
宋之理度同類視之此臣所為矯誣先帝者悖之極也
又耳鼎謂新甲敬歷嚴疆饒有兵略洵如此自宜龔彰天
討執訊獲醜矣即不然亦宜左枝右梧可無失事而胡以
覆軍殺將亡國破城之報相懸屬如諸臺省所糾新甲所
口供者若是之多也且恭皇帝之變皇上身嘗之痛
也先帝旨中所謂遺禍慘毒專指親藩豈先帝痛恨

之而 皇上遽忘之乎耳鼎又視我 皇上為何如主而
敢於黨 恭皇之罪人張封疆之罪吏也此臣所謂欺罔
聖明者奸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說得行使國家忘用人
行政修德自強之實着而專以款 為事蓋 之佯款其
愚我也收我邊民畏戰之心弛我邊塞防戰之備也若其
果欲我款則非講金繒講敵納講割地講南北名分不可
款也如此而國又何以為國也故前事者今事之鑒也又
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疑 先帝以昏庸無道 當款
而不款大臣不當殺而殺以致身既國隳為天下笑則使
先帝抱不白之誣于天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
黨罪樞者搖鼓唇舌變亂是非致 皇上疑新甲有于謙
之功而受西市之慘為之雪其罪累錄其子孫孤 烈皇

帝敦睦之心而增恭皇帝在天之恫臣之所深慮也爰於
文亡憲墜之日崖畧一案始末附於實錄以告陛下若耳
鼎構黨殺臣抗權銷骨臣不顧矣

按 先帝嘗書滅奴雪恥字及遣馬紹愉德出京牌書奉
旨講和 上聞而惡之 楊士聰 玉堂薈記

馬紹愉四川人萬曆壬子貢士云使至潘陽宮闕鉅麗如
京師迎稱天使造設甚盛重毯之上散核俱全器甲申又
北使被留今按置揚之瓜州紹愉筮仕武康通數學萬曆
末云國喪當屢見三十年後東人深入矣

朱良才萬曆壬子順天貢士削籍投陳新甲庚辰同長班
馬氏等七人往潘陽

名叱家宰

旨閣臣例稱先生九列例稱鄉徐家宰名石麒麟貴陽有
首叱其名尋引去

張捷

監國初劉澤清首薦前少宰丹陽張捷亦函時陽城張藐
山典銓二十二日初去禮部顧尚書錫疇瑞屏揖銓有墨
殺徐家宰僅決月丹陽起少宰掌其部銓政決裂惟狗權
賄明年五月變作選人擁其輿索償者數輩紹之入鷄鳴

寺以待竟自經

劉澤清娶同姓

劉澤清初娶劉氏官都督諱同姓不封至是奏微時艱苦
狀得贈一品夫人故南宋張循王浚娶錢塘妓張濃後嫌
同姓改章氏糟糠之困彼并罷何足嫌乎

趙體元

馬士英筮仕南京戶部主事書佐趙餘元或云斷袖之嬖
歷任不棄從軍鳳陽冒功繫銜猶皂帽青衣給役如故及
入相餘元累都督同知趨走如輿僮朔望服蟒玉見仍侍
側閱章奏云某、當若何間從之用兵部即直任餘元不
親視也威柄幾等貴陽

中書一品林超

江浦林超居太平門側自矜數學劉青田之流貴陽在成
卜其復用因冒武秩至都督又薦授中書舍人加一品服
色文武溷躡萃於一身即爛羊不異也

劉孔和戲語取禍

長山劉相國鴻訓在時劉澤清叔事之相國捐館子孔中
孔和更叔事澤清矣澤清鎮淮安嘗語孔和曰若亦服我
子曰服甚第吾叔不作詩尤善澤清微笑方矜文武才深
恣其語俾帥三千人渡河忽檄召孔和斬之所部不平又
擊斬數百人奏其觀望盡誅也孔和官副總兵

武英殿

上南渡以武英殿為正朝殿五楹卑陘工部僅塗朱費三
千七百餘金主事餘姚胡其枝曰若民間不過三十金耳

寓書史可法

史相國在揚州清朝寓書云攝政王致書史相國執事云
云自稱本朝字擡出史相國字平行黃紙如詔勅又硃圈
其句華亭包爾庚於沔陽黃日芳處見之日芳庚辰進士
相國俾答書詞頗峻相國刑潤曰不必口角也今日芳刻
其原州費使其雖北人傾心南國云和議可成至見南事
於嘆曰河上不講將譁之江上笑後大哭而去

女妓

甲申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陳私徵之遠境阮大鍼楊文驄
馮可宗輩各購進大內嘗演麒麟閣傳奇劇未終妓人首
戴金鳳者三蓋宮例承幸戴金鳳以自別也上體魁碩
一日斃童女二人厚載門月晷骸出若干弱質歲誕委於

塵露則馬士英望風導愆大鉞革從之而靡耳噫南唐元宗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優人王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數回元宗輒悟覆盂嘆曰使孫二人得此一句不當有啣璧之辱也今求王感化其人不復可得抑誰為元宗牙大鉞自負為君子文驄自負為詞匠巧行于進市井猶羞之馮可宗本噲伍不足論也上初立都人忻謂中興可待不數月大失望有蘓臺麋鹿之懼

修史

高相國請修國史實錄許之遽去位未開局錢尚書謙益多藏書意任史竟變作禮部署事右侍郎管紹寧覆修史疏請門下士某預史館

報可准貢前相國疏薦予中書予力辭至泣下乃薦宣城唐祖命歙縣方世鳴等至是又欲薦予史館如管例辭之或問其故曰國初布衣預史館時略勢分廣採集今進賢冠載筆尚論崇卑一措大廁其間仰望鼻息不過呈翰吮墨等於門下牛馬走寧藏身甕牖同腐草亦耳

御寶

初鑄監國之寶用黃金五十兩白金三十兩已鑄廣運之寶儀部吳主事本泰董其成予告之曰寶式視舊或微有大小恐中狡賊計一時難辨吳不以為然

選宮

秋九月有選宮之命惡闖橫擾或母子自頸徐魏公宗女妍麗韓司禮贊周以勛臣家例禁止之皇太后自於外

守備廳擇六人未噉命再選初各官恐慎其後會於貢院
狎笑藝視選七十人寢及蕪杭吳中椒擾太后侍女金
年十八來自中州殊色也所選並不逮上待如妃禮
明年阮大鍼入其宗女雖姝麗竟不知誰氏也又書佐周
某自獻其女太監田成來杭州駐貢院樹黃旗二選五人
止王氏留京南都聽里甲報名其母同女肩輿赴公署待
閱杭州僉報後太守張卽立自立
民家設香彩女出見太守旁揖疲於奔命上之出奔也
阮氏周氏王氏命還外家而貢院罷試矣

大內石刻

重修西宮得石刻曰木猴年青龍目紅日忽沉明月缺白
頭皇主人樓雉赤頭虱子皆流血一小又了一眼上一刀

丁戊擾平明騎馬入宮門散坐皇極京城擾白虎嘶刀砍
李花盖天一木宮槎枵牛宿三宮稱宰輔君臣不顧徒傷
嗟幸得三張天大口李花未白不長久金臺忽死金陵生
東南福主中原走南明癸巳午火微未申奠安連江南黃
花玉蕊丹桂發西風吹墜落東籬戍邊水火自然滅亥子
窺京胡騎飛丑奴空戰三十載還復寅方建義旗卯上樓
船動當震青龍天下清一朝得一朝失東西南北兩邊立
劫我百官上長安可憐難度雁門關摘盡李花殺盡天
清地白歸京都京都老人起吳越耳都但知十一百敬他
老人頭似雪汴梁城中造宮闕從此天下方太平周家八
百人重說木猴年青龍月此碑一出天下裂永樂六年二
月日臣少師姚廣孝撰甲申九月未都人盛傳其事

謹按姚榮公官太子少師文皇帝嘗呼少師不名非實
街也且禁中非人所到事不可解先是熊廷弼經畧遼陽
後濠得石刻曰木子又女天下裂八牛定力堅於鉄三門
一道嶺頭看乾坤流盡冬人血嘗以其事聞崇禎癸未
正月滄州浚濠得石刻一陰道人歌無足者烏無角者牛
並出北海寔被醜謀天心厭亂必斯之隅山東之實死
不可留

徐洪基

魏國公徐洪基謙慎和易年逾六旬生少子是冬薨明年
易代公雖不幸勝於士燮之祝

王世忠

都督王世忠南閩猛骨字羅少子也流落江南復人演韓
世忠傳奇見兀术即起立曰此吾祖也及叩首轅門則怒
民謠

弘光年要做官非騎馬士英即種田太監田成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宰相只要錢天子但呷酒
射人先射馬士英擒賊須擒王鐸

滿街都督府一部職方司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真
主北人用牛南人相馬一般俱是畜生

紅花開天子來不辦衣衫只辦鞋

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箇大模人送與對巷趙大哥

王氏奪封

尚書上虞倪元璐玉汝少娶餘姚陳氏失懽既登第娶妾
王氏篡封命同邑丁庶子進以故却喉誠意伯劉孔昭訐
其事可坐總京營也倪遣除祭酒奏辨陳氏夫母意遣歸
外氏命娶王宜封而陳所生女字王司馬業浩子貽棻司
馬揭引海瑞前妻許氏潘氏弗封繼妻王氏為例幸
上不問倪自免歸陳寔同母夫人居非遣歸者甲申末陳
氏許于朝時孔昭在事奪王氏改封白壁微瑕君子惜之
倪元璐丁進俱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常嘗中秋聯句丁首
唱中秋佳節好吟詩為人所哂上偶問崩字何義進曰
君死曰崩元璐曰先帝升遐曰崩進自慚漸隙

東宮

濬縣高孟箕以鴻臚寺序班調南京監國草創賴其諳練

有光朝廟進本寺少卿秋日舍人穆虎等自濬縣來道山
東逆旅指一少年曰是亦欲南行可挈也因偕行舉止非
常度詰之言故東宮也陰至孟箕所未之信少年曰昔某
年月加冠君不贊禮耶孟箕愕然抱哭良久護侍款密惧泄
遂市宅杭州居四閱月間露故態謀徙閩廣間且行而孟箕
不自安上書言狀命追入至南京三山門內臣某覘之進
衣袴內臣後掠死上以舊講官熟識者王鐸及劉正宗
方拱乾等並言其非是遂下法司嚴鞫孟箕穆虎等方對簿
少年詞色不挫坐刑曹下諸人被拷冤號慘毒不忍聽觀
少年色如故第曰彼以為偽即偽耳中外聞其事而悲之
舊經事內臣私謂誠東宮也其兩足骨每斫必變不可
偽云法司希旨謂駙馬都尉王昺子之明果爾則外戚未

胄且非延慶長公主所自出宜加拷訊何獨寬假之哉嗚呼貴陽之罪通於天矣左良玉揭救王子明史相國言甲申冬東宮入燕不良死疑南之偽按甲申冬有男子來燕京演象所某家夜走故嘉定伯周或門或欲諱之家幹不可以聞於攝政王男子冠九華巾青布衣敝屣令中官辨之或云真太子也輒坐死十一月廷鞫下獄十四日夜暴卒嘗題人扇俱書月到江心處風來水面時這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見平湖錢景核真錄中而前說出內臣蘓氏於乙酉五月同高相國宿杭州淨慈寺值內臣蘓氏張氏不知其名蘓氏四月中出留都因述王之明之冤相國疑蘓氏即魏忠賢門下蘓若琳也云罷事十六年矣吾邑孝廉張次仲元祐游留都遇金壇于

奎中甫先生玉立子也為太監李承芳託空奎遇元祐所時東宮初至元祐私叩之曰甚真始入京駐興善寺承芳即往謁云真偽未辨不敢跪亦不敢坐東宮曰既來此坐無碍遂坐問居何宮曰興龍宮前後何景一一條荅問宮中何樹曰松樹問樹幾株曰爾亦何愚我豈早知今日將廷樹一一數之而來乎且語承芳欲認我須某閣來時某閣遣楊州未回也故承芳謂東宮認真承芳又罵馬士英渠謂不論真偽第蚤死之耳明日元祐還訪奎盡變其說云偽而非真蓋怵於禍也元祐還里邑侯林空子楚來訪問以前事子楚曰甚真東宮自金華被徵過杭州宿於北關太監孫元化乘夜伏謁感愴頭觸地不能起吾得之江司理云江漢杭彙諸說證之則王之明似非戾園疑跡也豫

王下留都三日即遣其北行亦以其真恐動搖人心耳嗚呼東廠李承芳善制生產厚蓄積崇禎己卯夏復掌衛禮監位韓贊周下初補刑部獄卒已春釋戍外

吳駿公曰東宮韶令聰敏出閣時選宮僚四人直講讀是日吾讀大學首章十次東宮從讀訖講官項水心講大學首句先日進講章上圈去數句又硃書片紙諭東宮稱講官先生餘官官人自稱本宮閣臣二人侍班日習為常侍閣田立志忠俱髻秀立讀古之欲明之德於天下欲讀格物有本末物讀互吾語之曰吾效北音甚易然字有不可誤者欲猶可讀格如物讀互訛甚矣殿下他日臨政豈可仍此俗音乎立深然之每講畢東宮作字或傲或縱甚有法今日望之不似人君非也王之明事遣

司禮立

辨視疏其偽

童氏

上始即位語輔臣以先後娶妃三時訪母后於中州不及宮眷御史陳潛夫按河南以童氏至有司護入京年殆三旬坐詐冒下錦衣獄聞之陳都督洪範云童氏從獄中上書言某年月日娶我某年月日陛下出亡所衣某色所飯某品所出某地又首怕妾所手加也云此書不知緹帥作何狀緹帥馮噫蒙難之後風塵失路童氏身之不保然以宮中一席地綠苔埋愁清漏啣怨足矣何至辱法吏之手揚衾燻之羞哉王之明聖諭曰枕席燕昵指穉童氏聖諭曰潛夫同臥起穢我絲綸重玷國體夫事論其真偽偽則死不足贖徒加以污褻此三家村訟師之所不為而出

自明旨彼穢相無識遠自彰其陋也
劉澤清婦劉氏上馬士英夫人書救童氏
邨報

弘光時封事有曰今日之患不在於寇而在於北揖政王
購得之大不憚蓋山東監軍一地方大猷密達之遂決策
南下

高傑

清澗高傑故群盜號翻山鷄崇禎四年為我帥馬科敗之
崇信縣乞降巡撫洪承疇不許須斬賊渠帥為贄傑伺闖
賊李自成出時守老營殺其黨三十餘人扶自成嬖妾邢
氏及自成女年十六以降守備孫可法引見洪承疇承疇
以賊性反覆不令入營即令可法收之因在西安碌碌備

數而已邢氏身為孫氏治爨及孫傳庭總督漸重用官至
都督自成下西安白廣恩等俱降傑以夙嫌逃入澤潞恣
掠歷懷慶御史霍達招下之在徐州附於鳳督馬士英初
報部衆三千人及閱軍殆萬人知傑嬖邢氏貽金珠首飾
二副其所掠婦女三千餘人畏邢氏不能多近四鎮各兵
三萬餉六十萬獨傑兵盛黃得功劉良佐額不及也劉澤
清最弱乙酉正月許定國刺傑死睢州
朝命邢氏同其子世爵權理軍事子總十歲澤清聞之笑
曰此水滸傳故事也今出自朝廷耶
馬士英聞傑遇害不憚阮大鍼聞之喜搞報者十金兩人
同事異情時高相國寓姑蘓語事當云何予曰傑罪足死
弟列侯也不恤之無以安諸鎮而失處許定國又生事端

須諱定國祇云兵變亟遣諭定國明非其咎庶兩全矣相
國大是之已旨下直罪定國遂導北兵覆滅按南宋范宗
尹建藩鎮之議以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委李成孔彥舟
桑仲翟興劉位李彥先郭仲彥輩非群盜則土豪潰將也
竟以不相統率卒不能守史相國分立四鎮亦類之矣先
高傑爭楊州相國入其營為調解被其劫制盡奪甲騎無
一卒自隨導隸四人肩輿二人書佐一人疏札必邀閱始
發相國威名自是不振而志切枕戈嘗大會諸將設地毯
自下拜求出師盪寇傑雖跋扈頗感動故率眾而北大功
中阻哀哉

皇陵鬼撲

乙酉中都皇陵有紅黑二鬼相撲遠見百步外近視無跡

觀者如堵凡旬餘南京西華門夜若數十人排闥直入皆
哀經哭泣教閣人挺之則杳然

袁定

華亭袁定少卿熿之季子甲申五月聞北變因疾若魂從
鼻出冉冉天際值先帝蓬垢痛哭至高皇帝廟不納
又至建文帝廟叱詔而出因至老子廟拉宣尼同謁
高廟先帝極言高傑之惡高皇帝曰明春正月不祿
矣各散有冊疊案問守者曰此江南被兵冊也即兔入於
鼻而寤左右俱見之歷言其狀包長明說

戶圈

乙酉三月九日嘉興城內外居戶上夜各有圈或紅或白
或書上或書日或斜書雙曉起驚異不知其自閏六月羅

兵變惟白圍白書不火

朝班遺詩

三月十九日 上早朝或遺詩廷中曰百神護譯賊中來

會見前星開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

危定自蘭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處過普

天空向棘園哀蓋感主之明事而作

裴書

五月朔或書東西長安門柱福人乘醉未醒全馮馬上胡

搦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度馬士英阮大鍼福運告終

只看盧前馬後太監盧九德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部

尚書張捷左

或書武英殿上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阮充有耳一兀

復亂中原

一主卧西宮四鎮雄兵迎北

二免亂南國

三朝要典打東林明日跡捕之不得

唐世濟

烏程唐世濟起左都御史來別嘉善錢相國勸其徐赴荅

曰相知見迫不得少留方入朝左良玉兵東下或給以左

氏母被擒行敗矣唐喜甚大言於直廬

楊文驄

楊文驄龍友舉貴州第一久不第教諭

青田助勦饑盜量移江寧向嘗遇金陵寘田園至是政暇

輒過松墅賓從如市苛黷自恣癸未蕪湖兵擾以熊司馬

年誼西征自效檄稱兵部職方司主事時人嗤之熊諱其

部卒縱掠歸云蕪湖河之南廩米露積無主請司馬遣收

之張司農藐山曰安有無主之米不過暫出避耳文驄仍
治縣益誕放藐山改南京右都御史州疏劾文驄遣堂吏
榜其門毋視事明年夏貴陽入相以甥婿起鎮江推官未
行擢職方主事語人曰值此順風當揚帆聽其所往居間
薦賄惟日不給嘗召客惟問梨園歌舞事俄顧鄞人錢生
曰貴御金堂山可開墾乎生曰舉中原而棄之何有金堂
尋監軍鎮江總兵鄭彩駐鎮江前導力旆甚都明年五月
拜巡撫右僉都御史一日遽南適鄭彩方陣江上聞之兵
立潰上夜聞報即出奔迨曉馬士英逃南國止

周延儒馬士英作對聯

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之繫延儒之頸一同狐狗
之頭

馬士英字瑤草家藏瑤腹藏草貫士英之皮遂作犬羊
之鞞

路振飛

唐王聿錫先廢為庶人幽中都困甚巡臺路振飛行部遣
同知某候之同知望高墻氣異省問問而妃內泣云止千
五百錢奈何王亦泣懇振飛餉三百金自是各官並周
其急王赦出明年入閩稱制德振飛賄以千金洪承疇
總督江南偵得之密召振飛私通閩求全其家蓋承疇子
在鄭芝龍所上以告芝龍芝龍問所自上不能
諱各疑阻遂罷仙霞嶺黃鳴俊之守

屠象美

閏六月辛巳朔丙戌嘉興忽難髮之令士民洵之明日

虞副將陳梧遠至梧故僧無賴逃楚中得故將陳梧妾冒其名衝入官承人問梧計安出曰惟爾等所為薦紳咸集虞給事廷陞首助餉徐冢宰石麒麟曰此大事非草；其不堪任因趨屠檢討象美冢象美即身任象美嘗赴潞王之召拜兵科左給事中戊子據巡道公署助餉相屬市人烏合衆心紛拏辛卯故監軍閩人劉履丁以善陳洪範通北兵懼泄夜走昏山沈氏墓追獲之其妾吐寔云去項髮陰記及內應若干於是搜斬三四百人癸巳輯各坊奸人得自收斬修怨者乘之矣徽人汪日升以義兵來北門象美迎閱或言其遁立被殺投北麓橋下象美先時勒淘人十二金怨極及應募充伍乘間報復而象美與海鹽李給事毓新爭長象美死明日北兵至毓新即遁尋為里人

所害

北兵焚南門外真如寺塔見甄刻淳熙三年崇德縣平大明捨甄一萬塊事適合如此

方國安

六月潞王常滂巡撫張秉貞以杭州降兩浙風靡總兵王之仁守定海上其印都督方國安自枕走金華與朱尚書大典合兵尚書以方兵剽詐不許遂相持會山陰太學鄭遵謙倡義熊少卿汝霖孫職方嘉績應之寧波倡自刑部負外郎錢肅樂浙東響應迎魯王於台州西興築土城守江國安東下富陽分屯金村嶺朱橋其屯朱橋則國安兄子元振也豨土漢營大總兵萬餘船五百餘艘沿朱橋立柵至轉塘口左江右山或說之曰山路莫要於西溪而橫

山大嶺扼其衝旁多間道業竹可伏兵從此距營二里為清風亭險隘不下井陘以千人據之其西接五雲天竺可俛瞰杭城益張疑兵連合江東勝則進退則伏縱復不利豈能越險薄我營哉元科不以為然元科亦國安兄子戎旗營三總也八月元科以三十騎直趨六和塔值清數騎搏戰斃三人獲馬二明日戰清風亭江東兵雖汭流莫敢登岸清兵張左右翼繞之兵遂卻越三日清兵自六和塔來攻國安浮江身督戰自晨至晡敗走國安數失利戰清兵覘橫山清風亭俱無伏九月幾望清兵八百騎自清風亭五百騎自橫山夜去營一里始覺亟據橋發砲風火迴激橋上所貯藥俱發清兵乘勢奪橋騰逼寨門守兵皆走元科手斬數人兵漸定嬰柵力戰殺傷相當清兵登廟山望柵中白

墻不相屬遽發砲墻傾大呼馳入方兵潰僅得及舟適清兵焚其柵自是國安不復至江西岸

丙戌五月征南大將軍烏木獨木櫻猪嘴多羅黑耳根包羅貝勒孛羅渡江荆國公方國安走台州初步騎各二萬至是騎尚萬有六千兵食足戰馬士英以許封西平王勸國安降遂解甲將士憤惋折弓矢投刃者無算國安降後同元振等被殺後索羅見國安索命疽發背卒于延平馬士英奔紹興辨臣非悞國又挾方國安為重命戴罪恢復丙戌六月朔首逃

追薦疏

甲申中元令辰浙西儒林之臣謹肅齋法擬薦
思宗烈皇帝暨國母皇后及殉難諸臣伏念臣等青衿

士子白髮書生身未出疆三月無君則弔事非餘監一心
報國空懸世道既屬陵夷輿圖悉為板蕩王室如燬無孔
邇以何依泰山其頽對昊天而號泣茲禍三月十八日神
京被陷官府宿衛愆乏甲盾之飲飛樓櫓干城寔鮮螫弧
之超距即於次日聖帝登遐殂落勿俟乎考終宴駕匪
安於正寢同為而殉難者外而輔揆勳戚內而國母妃嬪
粉黛六宮盡洒鸕鷀之血春花萬樹俱拴戎馬之韁是役
也日星隱耀江河阻流禽虫發哀草木變色慨自衣冠履
垂衣裳以來未有若斯之慘酷者也滿朝金紫誰持一劍
以荅君自我黔黎直開九門而揖盜伏而思之三百年之
培養何以如奄奄老病疴羸十七載之撫綏何以颺似
窮冬索莫既已非內重非外重太阿未始倒持况乎無色

荒無禽荒金甌自應無缺莫謂事屬數而數屬天或其法
悞人而人悞國當其寇荆襄而不問實資彼以餼糧入函谷
以無詞直固渠之巢穴破真定是股肱之失其剥床以及
膚與犯京師乃腹心之危胡以援溺無庸手也脫進便宜
之策避狄去邠尚可爰及姜女倘圖忍恥之謀蒙塵幸蜀
亦能歸蹕上皇竊媿臣等疏乏治安徒抱賈生之太息才
慚良史敢效董氏之屢書但得位木主以覲天顏惟有醪
金錢而營佛事獻花酌水當三爵之殷勤伐鼓考鐘宣八
音之過密
乙酉中元水月菴薦殉難諸臣無辜受禍者念自客歲帝
京失守總之蒸民已化離乎西北今夏天子蒙塵紛
北騎復克切乎東南天意豈不降鑒在殷人心其如睽違

去漢一任國家之板蕩誰思王事之劬勞苟知三戶可以
止秦奚待十年而能生聚奈何處難支之大廈視若金甌限
飛渡之長江恃為天塹後為後我迎之以簞食壺漿後來
其蘓授之以髮膚身體烟花三月揚州夢吹醒邊茄燈火
寒山半夜鐘長嘶塞馬何暇弔舊游之麋鹿祇堪數新牧
之牛羊會見立馬吳山高頂詩句重題洗兵西子湖頭金
陀故事刀鏢新血染秋草以殷紅屋角腐屍供寒鴉以吐
弃是乃外蛇鬪而內蛇死致令故鬼少而新鬼多誠為國
謀是宜臥沙場而裹馬革若得死所真當臨白刃以斬春
風獨哀無辜授首跡於窳鉄之可疑殃及殞身豈其飄瓦
之不悛某等伏願軍持一勺滌除四境之腥羶梵唱幾鼓
銷盡萬方之鋒鏑

未城普薦疏 經稱九橫書叙六極苟非順命悉就短函
茲者強弱一概殞身老幼同焉殉死血流漂杵竟成盡信
之書命似懸絲不屬揣摩之說但見悠悠秀水沈骸類無
定之河鬱未城善哭效杞梁之婦豈人人運臨於磨竭
何在殃及乎池魚真無辜者偏受其辜乃最慘中適當
其慘或漫爾奮螳螂之臂亦情然處燕雀之堂遂致長呼
絕脛大夢橫戈既非正寢而考終那計周身之棺槨雖有
慈孫與孝子惡能讀禮於始終祇綠碧血化青燐疇憶清明
灼黃紙由是法席開無遮之會泉臺迓不速之賓大用金
鏡刮汝瞑目須知有身即是苦向也附贅懸龐寂滅反於
真今也釋粘解縛改是宿生負者盡謝絕於此生同業報
中更耐償夫別報若得不怨不尤弗構幽中之訟便可無

拘無碍統銷劫外之愆

通濟庵以上俱嘉善
智證庵僧正志撰

江寧謠

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
此江寧謠書于烏龍潭者跡捕頗衆

偽弘光帝

丙戌三月十二日平溪衛有僧稱弘光皇帝孝廉高

士美指揮于克振司馬喻思恂群奉之偽者初過平溪同

行二僧指謂土人曰此故弘光皇帝也偽者伴叱二僧若

輩輕言大悞我事土人益以為真高士美聞之擁至其室

推戴麋集遂駐沅州公署榜曰聖駕行宮拜士美太僕寺

卿克振總兵官不數日辰沅道徐熾沅州知州黃昂

極其供御朱門雉尾設扈衛草御書獻金鼎出入警蹕士

美進其女弟為中宮貴州巡撫都御史范鏞總兵官羅聯

芳摘其奸狀同四川巡按御史米壽圖巡道鄭逢元以兵

入殿上披帷揭所戴幅巾則額傷矢面傷刃創及兩耳傳

而訊之則沅州人查猷忠也米壽圖崇禎末任南京御史同

諸大臣迎事弘光皇帝是年七月命按四川時太倉馬

允昌以遵義副總兵隨行壽圖瓜代又同允昌報命聞沅

州事在道揚言曰吾故識弘光帝者及朝沅州偽者惧露

掩左袂欲泣壽圖曰臣前日巡下江未及趨奉陛下偽者

即釋袂日進火酒二升寔調飴於水也暮僧千人各給衣

帽木挺將卒重慶殺壽圖等壽圖先發假猷馬二千正率

入行宮即總督府也因縛偽者抗辨不服云吾嘗入武昌

問其期云癸未五月二十九日薄暮大風雨政張猷忠陷

楚日也本賊黨其父母尚在少無賴止命捕其父母尋釋之亡何偽者伏法

群忠備遺

崇禎癸未冬寇陷閩中錄紳民殉難者其見職別見

前山西布政司叅議咸寧陶爾德

前禮部主事渭南南居業以上入城被殺

前懷慶府通判咸寧竇光儀

前儀封知縣長安徐方敬

前芮城知縣咸寧劉芳聲以上聞變投井

前巡撫宣府都御史三原焦源清聞變自經

前巡撫大同都御史三原焦源溥廷罵被磔

前山東按察僉事涇陽王徵不受徵絕粒七日死手題墓

門曰自成童時總括孝弟忠恕於一仁敢謂單傳聖賢之

一貫迄垂老不分畏天憂人之兩念要期獨留姓氏於兩

間又題曰精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孝更無疑

前按察副使涇陽楊國柱同一羽人道裝遠引亂定

後抵家死

解元南鄭席增先入山不應徵死

都司吏丘從周罵賊死

前河南布政司叅政咸寧祝萬齡不污偽命被殺於平陽

其子于宸諸生也殉之

前操江右僉都御史武功馬名世

前巡撫河南都御史郟縣郝土膏

前巡撫山東監察御史蒲城王道純天啟乙丑進士

前順天府尹耀州宋師襄

前按察副使岐山梁建廷

前按察副使三原喬觀

前四川按察僉事分守川北道三原秦樂天天啟乙丑進士

以上俱隨營殺於山西紅芝驛

甲申四月末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安福周鼎滿投洪武

門河下救出明日削髮去

五月浙中聞變桐鄉男子某入城道聽皇帝雉經泣下

明日題白練裙不知作何字自經人嗤其狂予託友人徵

名氏未至

紹興童子某年十四聞變語人曰我必死我必死人初不

以為意亡何投水死猶意其失足身出其屍環腰以石蓋

恐身浮不得死也嗚呼意亦可憐矣

乙酉五月行人司行人無錫龔廷祥投南京武定橋河死

崇禎癸未進士

丹陽貢士睦明永自經

丹陽荆本徹崇禎甲戌進士

嘉定黃淳耀 崇禎癸未進士

左通政嘉定侯峒曾

豫王入金陵各臣迎拜有曹即令收馬卒凌晨早至對曰

何事尚欲來乎詰旦待馬不至召卒已自經 錢仲芳說

金陵破日秦淮河石者斫碗畫壁曰三百年来盛治朝兩

班文武盡降逃 綱 腸暫寄卑田院乞子羞存命一條遂投

河死土人憐之藁葬壁下 沈石城記

六合諸生馬純仁樸公投泮池死題衣帶曰朝華而冠莫

夷而髡與死其心寧死其身一時過事千古大人明堂處

士樸公純仁

前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洲徐沂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青浦夏允彝絕命詞幼承父訓長荷

國恩以身事王不媿忠貞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既杳

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容如子才蘊生願言

從之握手九原 子完淳夙慧早令名丁亥黨

累就死金陵詞色不變其絕筆詩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

冠無限河山泪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

魄歸來日雲旗空際看 別雲間 孤兒哭無泪山鬼日為隣

古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猶孩猶有夢負米竟誰人忠孝

家門事何須問此身 拜辭家恭人憶昔結福日正當環甲

時門楣齊闕闕花燭夾旌旗問寢談忠孝同袍學唱隨九

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寄內門閣推江左孤忠兩姓傳十
年黃鵠咏三載蓼莪篇媿負文姬孝深為完相憐大仇俱
未報仗爾後生賢寄荆隱女兄兼甥侯武功樂令竟如此
王即又若斯自羞秦獄鬼猶是羽林兒月白旁人唱霜重
毅魄悲英雄生死路却似壯游時東半村先生叩閣應有
路兄弟竟齊游盱眙同時盡褒融一日收黃墟人已愛請
泪夢中流如赴增城約停驂待楚囚聞大鴻仲熊計
解元長洲楊廷樞維斗丙戌四月二十八日被執餓五日
不死婦費氏女觀蓮俱死廷樞年五十三
如鼻許孟朴自刺臂生為明人死為明鬼後被許到官
罵兵備道胡江曰吾前讀汝文意必為丈夫今竟同犬羊
義不屈被殺遺詩曰一念從前蓄已深而今地下好相尋

兇曹不必收遺骨留與英雄起義心婦朱氏聞來逮持刀
向逮者曰我死決矣如今日必辱我先殺汝等然後自
盡後竟死

楊宏毅虎臣世杭州右衛指揮僉事宏聲補諸生北兵入
城宏聲哭不止絕粒死友人詹鍾玉私謚曰節烈
錢塘知縣崑山顧咸建棄官去豫王追殺之梟武林門盛
暑蚊蚋不侵色如生
錢塘諸生松江袁以父任浙西右游擊寓籍聞
北兵入赴水死年二十餘
八月三日松江破總督倉場侍郎華亭李待問死之此
士授中書雲間李存我
也非前督倉場侍郎
金山衛指揮侯玉晉倡義屢挫敵八月二十日城陷力戰

罵敵死更卒多殉之

休寧金聲正希起義同縣令何通武遣諸生朱備迎黃澍於九江澍帥衆八百餘人備恐其擾遂從三十人實不知澍先通北也九月清帥張天祿略地且至戰失利殺與歙縣諸生江天乙同執見洪承疇不屈天乙大呼曰千秋名節只在今日俱遇害僧 頌之題赤壁金公之柩扶柩至蕪湖閩商某薄其棺改殯烏隆武初拜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歙縣方維新

貢士戊子四月末縛至杭州編衣

襟裾間題咏俱編市人聚觀求楮筆或與之即書曰帝王治道春秋書法夷夏嚴防我 太祖驅胡重開日月衣冠文物於漢有光三百年來士無廉恥賄賂公行廢紀綱寇

烽起於荆豫之地跋扈誰當

神京颺忽云亡歎賊未奴

來更慘傷使中原赤子一時難髮天朝文物頓化犬羊博望揮錐中流擊楫慷慨悲歌拂劍霜同心者早乘時奮發雪恥恢疆入見開府蕭起元不屈斬於市

兵科給事中華亭陳子龍以江東建義畏阮大鍼相尼不赴為恨語同年包長明爾庚曰苟得死所雖事不濟莫恨後吳勝兆累及被殺其志蓋豫定也

行人司行人仁和陸培崇禎庚辰進士弘光初除行人使道過家乙酉六月自經年二十八所著青鳳軒集

邵武府同知錢塘王道焜天啟辛酉經魁以福寧學正南平知縣陞任憂去乙酉六月自經遺筆示子孝廉均曰我以苟從仕宦他日何以見爾祖於地下祖兗州同知國柱

副總兵

翁之琪

隨弘光帝投水死

孝廉海寧祝淵故游劉念臺先生之門時屬疾閏六月扼
吭死手書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淵家累葉
洪武以來沐朝廷教養二百八十年成化以來受朝廷榮
寵一百七十年一旦天崩地坼宗社為墟雍、文物淪為
異類淵不能吞炭漆身報明恩於萬一涕恐惟怯向
乞活心所安乎不安乎事之宜乎不宜乎嗚呼學道有
年粗識義理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爰作絕命
詞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書未畢六月晦日詩夜既央兮
燈火微魂搖、兮魄將離去兄弟兮父母依樂道遙兮長
不歸其一死忠死孝尋常事吃飯穿衣人共由莫向編年
問知否心安理得更何求

杭城武生周其仁起義臨安被執不屈死遺詩曰誰教醜
渡錢塘烈、睢陽肯下場赤伏未興真帝子白衣終惜
漢雲長頭從刀過身方貴屍不泥封骨始香事業於今誰
繼者空遺浩氣貫穹蒼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虞求嘉興人原名文
治永郡諸生萬曆庚子斥塲屋赴南武闈舉第一被攻走
江楚殆二十年青浦令其受業生也遂補青浦諸生舉於
鄉天啟壬戌成進士婦顧氏先歿歷官介潔屢起屢忤乙
酉閏六月永郡倡義尚書曰事甚大非草、者僕億不能
任請更擇可者亡何避村舍閏六月二十六日城陷先一
夕入城自經於故第精嚴寺僧真實殞以米困袖有詩扇
蒼頭祖敏殉其旁先是六月永豫王遣召書辭曰大明吏

部尚書徐石麒麟頓首貝勒王麾下麒本東海婢魚藝園滯
蝨賴遇先朝僭躋九命別歷非不深矣國恩非不厚矣一
旦幾頓鼎遷宮斥社屋亡國老臣何所逃死固宜誅鋤之
及也乃不即賜斧鉞過採輿論特遣信使懋賁琬琰薦錦
繡於朽株披袞章於溷壤可謂薪樵弘以遠矣碩石麒幼
素尪羸長多肺咳年當遲暮益復支離而去年國變之時
痛悼腐心小草出山之日謔言銷骨至今痿痺不起匪朝
伊夕此麒宛轉呻吟之狀載在昨歲十月邸抄尚可覆按
非至今日始歸辭相欺也伏讀宣示有曰要使新進觀摹
必藉老成碩德麒愚不知鈞諭所謂觀摹者將使之如山
如嶽為砥礪名節之徒乎抑使之如脂如膏為竊祿養交
之輩乎竊謂首陽有伯夷而成周之俗勸于義桐江有嚴

陵而東漢之俗明於道傳所謂頑廉懦立繫漢九鼎豈其
証乎蓋所志在此而所風在彼故觀摹遠焉然清朝容一
皤、老人臥疴泉石之間未必於風教無小補也大抵一
代之興必有攀龍附鳳之臣霞蒸雲變亦必有雲壑鯨背
之老敦詩說禮據梧而槁蓋以不有出者誰共功名不有
處者誰明節義故漢有黃綺魏有管寧晉有淵明宋有陳
搏皆有托而逃非相左也麒之硜、願附斯義若必欲樂
爰居以鼓鐘強枋得以就道則石麒家中枯骨就木餘竟
相距黃泉不能以咫尺何敢以一刻之軀傷千秋之義乎使
命再至即有索石麒於枯魚之肆矣

烏程溫璜崇禎癸未進士任徽州推官聞慶市棺三題曰

忠曰節曰烈令妻女就縊始自經
前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絕粒閏六月六日
卒遺詩曰達此數日死稍存匡濟意決此一日死了我平
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

前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山陰祁彪佳聞豫王召
不赴於寓園投水死

山陰諸生王毓著潘翔並投水死

布衣周卜年家山陰安昌里閏六月八日入海死越三日衣
冠如故卜年有五歌曰有君有君空號呼昔也洒血升鼎
湖今也出走蒙塵塗敷天瓦解疇張孤腥膻疫土盡昏汚
敝廬惟願照舊哺君陵共主嗟今無嗚呼一歌兮歌正吁
昏天地何時樞其一有臣有臣謀家肥處堂燕雀孰知

幾冠來貢策貪紫緋民離師潰成空扉乞哀竇謁甘群排

斷頭濺血何復稀冠裳掃地吾何依嗚呼二歌兮歌以歎

彼蒼浩不可欺其二有父有父籍錢塘寒燈暑日窮素

箱二虞二賀名齋揚王母棺總海沸颶尋棺七日莫啣漿

形容憔悴憂且皇為此身殉賈志止蕭蕭風木滋泪浪欲

彰父德今無旁九原亦應惡戎羌留此髮膚報幽鄉嗚呼

三歌兮歌孔傷哭死白露徒滾其三有母有母矢靡他

堅操白節馨椒荷蘋繁淑慎無時說夢成父諭信心多保

孤鞠子惟憂病自稱未止誓清和和丸畫荻誨痴魔婚嫁

兩孤鬢未晡忻然復命歸幽窩哀二因極空吟哦母節未

旌可奈何嗚呼四歌兮歌復呼子規血淚染沙泥其四我

生我生竟成空恨不學劍鸞長弓神州陸沉將安窮徒懷

報國憂冲、匪敢踏石致釣翁匪能被髮為 戎青衣忍辱盡
三公每憶歎、烈士風汨羅江水為清唾人在水中同天
卧予今赴海墓鯢鯨西風度我步前英何惜一軀留古道
窮通壽夭如霜草嗚呼五歌兮歌且嘯欲隨三閭隨波老
其五自序曰斷髮無父易衽無君衣裳由舊猶望成旅之
復興冠履頓亡豈甘犬羊之共戴文天祥志不降元安能
北面而臣魯仲連義不帝秦寧赴東海而死昔作六歌今
做為五誠惡夫處士沽名聊假此長吟見志爾又詩一絕
故國衣冠安在哉遙知二義樂泉臺獨為君子應同恨急
著吾鞭訂水滔卜年二十九無子
會稽朱應聘家偏門外投亭山潭死絕筆曰寧為束髮鬼
不作剃頭人臨山衛諸生高朗孝廉高岱子也掛衣冠投

海死三日尸浮尚手持其冠

丙戌六月左庶子狀元余煌投渡東橋下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陳潛夫走小赭投化龍橋下死

婦妾俱孟氏先溺

御史山陰何弘仁殉節詩有心扶日月無計葦山河已矣

丹空照千秋箕泪潜

鄞楊氏最名一代 明之李文琦文瓚俱惜死文琦以乙酉

酉入閩准貢明年丙戌策貢士百八十八人得惠安教諭尋

同弟文瓚走泰順文瓚於己卯計偕乙酉在閩奉命來紹

興求兵共濟授官不拜疏乞慎名器十一月報命試貴州

道御史屢言事丙戌春請餉戍浙者以十萬金時御史平

湖陸清原任浙東至温州聞飢賑三千金亡何事潰兄弟

自秦順避於里丁亥臘月有密畫俱過害文琦婦沈氏文
瓚婦張氏俱自經
慈溪沈履旋崇禎丁丑進士宰侯官還里不辮髮被縛於
樹死

定海華夏性嗜古屢躓塲屋乙酉貢太學閏六月佐義師
丁亥四月坐陰事下獄而脫十二月又坐繫竟被殺夏嘗
誦元結語曰人生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今於山
谷謂何君子以儉德避難若試輕羽燎於熾火之上焦沒
烏耳婦陸氏亦自經所著詩文若干卷婿楊遵藏於家

金華朱大典

東陽張國維

禮部主事臨川黃瑞伯於南京見總督洪承疇不屈承疇

問弘光帝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臣不議君又問馬士英
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不事二姓承疇色沮又問如我者
云何曰明公今日足報先皇帝九壇之祭矣遂遇害蒼頭

僕某乃就縊
竭具贖主頭厚具衣冠殯之自市棺大書黃公之

福州趙恂工於繪
自經

侯官曹學佺萬曆乙未進士

丙戌月自縊

侯官齊巽不辮髮丁亥被執斥罵死

莆田黃中端

林說傳公壬午魁鄉薦丙戌敵至逃山中餓死

林尊賓燕公壬午魁鄉榜亦逃山中戊子秋敗死

周需殿敷大學士周文懿汝盤之子官水部戊子戰死上
俱莆田

侯官林望子楚崇禎癸未進士先是癸酉登鄉書力負鍵
跡不一至公府已卯絀費罷應公車青浦夏允彝令長樂
慕其人無能致之邑人林郎中

葉向高婚甚重之至

午當北上度其困商於夏。欲贈之三百金夏曰子楚義不
苟取公子孔碩之蕃亦計偕若授館同赴脩其三百金善
之善也癸未成進士明年授海寧令大得民和勢家歛爾
乙酉六月棄官航海去值隆武初官吏部

丙戌

秋適家貧仍館翁氏戊子義旅脅望如不應即燔翁氏不
得已勉從之戰敗揮其子去自中矢死子痛哭亦死
前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殿大學士膠州高弘圖避地

紹興閏六月二十八日絕粒死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陽城張慎言寓蕪湖乙酉八
月忿懣死

孝廉 李純大學士建泰從子恂建泰失行上攝政王
書歷叙建泰本末削髮去

東莞蘓觀生起薦辟隆武初超大學士丙戌十二月望廣
州陷夜自經或言其富偵之僅御賜五十金母八旬餘
南海霍子衡故尚書黜之後歷太常寺少卿俾婦氏兩子
婦一孫婦並沈園池中乃自溺家無遺育十二月十六日
錢塘大遮山東明寺僧指庵曰丙戌 月 日有二十二
人皆偉幹傑貌免胄而入命米三斗作飯豈一升作乳倉
卒具食並恭謹如禮僧異之問飽未曰未也亦不敢飽飯

後徧視佛像不拜見 建文帝像拜而泣止一人餘皆後
之無敢效也求浴裏衣朱殷多蟻虱膚如刺漆人臂二弓
腰二銳試鳥雀無一失者鎧仗重鉄度所佩荷皆百斤外
其一人泣拜者挽鉄鞭重數十斤合二僧力能起彼運之
如禪家棕拂竹如意若無物者問邑里姓氏不答以其北
音知為北人也今安所往彼泪隱々承曉曰吾糶盡游觀
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吳足賦可就也曰取三
吳未能集事敵因之虐其民猶奪之民耳吾不忍也僧曰
以諸君之敵力赴義何患無成如時之未易委蛇擬尊官
徐為所欲為未晚也默不應諷之苦空亦不應僧曰即出
值官兵奈何曰吾伏劒行數千里先後所值不啻百十彼
安能難我僧曰自此至天目民寨殆百餘所稱義師能往

觀之乎曰嘗按視一二所皆盜耳意他寨類之不足目也
因問道僧述夫自徑山湖州之程者三曰吾之湖州曰湖
州多守兵曰吾固欲遇守兵胄而出每一人胄夾二人力
收之自欲逆火遇湖州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止
恙愾然嘆曰吾多殺敵何益且吾所以來豈謂此鼠輩哉
遂皆投碧浪湖死異哉若而人始文駕魏勝之流歟海島
之義士合為一傳

愚錄群忠姑寘其死事者以俟論定嗚呼死者人之所重
而人多易言之何與乙酉五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曹州
何應瑞就愷其子救之僅傷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楊維垣聞乘輿出止榜云此事從古所有以安人心因題
邱壁歷任本末生某年月日卒乙酉五月十一日 時語

甥徐某曰我時尚未填容補之引鵲令二妾孔氏朱氏投
井死冥三棺殯其妾又手題楊某之柩遂死之常熟許重
熙曰楊題柩有頃引二僕適至秣陵閔怨家擊死之吳駿
公曰是歲一見楊哀憊甚安能走乎其引決無疑嗟乎餘
子或需歲待日株累蔓染三木及身百口交引雖欲自活
必不得之數矣故於死事者有斬詞焉雖然人有定品事
有完負亦未可概論也環睹所錄就其著者若而人

白門語錄

陽城張藐山先生好九經內典不喜雜帙曰兀坐枯想輒
語予學問之要嘗曰講學有誦學之弊不講學有不學之
弊先生言取簡悟不主故常不煩詞說又深自晦也姜宮
唐燕及講學留都先生秘不一言予私錄之佚者半矣

論語極其渾淪大學中庸則論語之注脚孟氏又學庸之
注脚也

學而時習之 顏子不貳不遷便是習所學何事古人也
說不出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接繼善成性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即一天一地之謂道不須轉注故直接善性

僧家論因果輒說閻羅老子以閻羅信佛經也豈不有儒
書乎佛教未入中國閻羅在甚處予舊作文曰戒慎恐懼
之君子決不墮三塗六道

格物或作感格之格或作格去私心之格或作式格之格
俱不必論但問所格何物如恂懍好樂憂患恐懼皆是物
也有所恂懍好樂憂患恐懼便非格無所恂懍好樂憂患

恐懼便是格

好色惡臭如何說誠意不過念頭金剛經云一切眾生俱從淫慾云豈非色有共好乎然亦有苦行人不喜者惟至惡臭更無有不惡之理如糞堆在前趨而避之此是自了漢若鋤而去之便是克復手段齊治均平不過如此可想誠意之妙

慎獨便是思誠 惡惡臭好

好色何曾思勉得來

明德如明德明上着不得工夫刮垢磨光可也

大學知止只是知一路走更無別徑

明德即知也明德即致知也明德於天下即親民也有所既不是心不在又不是此却如何亦不說破但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

親愛畏敬哀矜傲惰賤惡俱八識田中帶來惡而知其美

好而知其惡是空地位

觀未發必於已發若已發中節則未發可知

不觀不聞工夫在觀聞上用觀聞工夫在不觀不聞上用君子而時中只是喜怒哀樂中節中節本之未發無喜怒哀樂故也漢光武哭更始帝極哀哭其兄不哀也是中節蓋當其時不得不爾

小人無忌憚只是不中節以先有一喜怒哀樂也

世間無一物不有主如街上驢馬雖多必以錢僱糧米雖多必以錢市眼前景物尚且如此况日月山川許大道理如何枉得故曰鬼神之為德閔將軍在玉泉顯聖云還我頭來有僧語曰顏良文醜安在鬼神也欺不得此便是誠故

至誠無息說至誠又說天地如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
說人事又說造化可見天地萬物人事毫無分別大哉聖
人之道大哉乾元俱可參看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知天
何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知天而未知不思不勉
非天也知人而未知擇執非人也知天知人只是一誠
只是如好色如惡臭質之鬼神而無疑鬼神也是色
臭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聖人也是色臭上此
間打得破何理不可格何事不可做人不曾發念耳
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大人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禮
厚皆德性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
學問事也

君子之道闇而日章即生之謂易惟生之故日章小人
是襲取不能生之故日亡生之之存何在以其淡以其簡
以其溫到底不着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學中庸只一格物盡之惟精是格物唯一是致知仰觀
俯察是格物通德類情是致知博文是格物約禮是致知
人無二心人心道心勢不得不精便是一那時止有道
心無人心

惟天下至聖開口說聰明睿知惟天下至誠說完又曰苟
不固聰明睿知兩章須合看

聰明睿知只是靈氣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
密察皆靈氣之運用條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聰明
睿知之靈氣生之不窮藏諸用故顯諸神天地聖人原無

異也聖賢與愚夫婦原無異也

宋儒謂天者理而已矣今人祭天難道是祭理

宗鏡錄分性宗相宗天命之謂性是性宗體物而不可遺

是相宗淡簡溫是性宗遠近風自微顯是相宗

論六十耳順因曰吾人不獨身要順即目也要順身無毀

譽目無好醜便是

八識之情也此八識是生死根從咽喉着力曾子云而

今而後吾知免矣與夫子云夕死可矣同

言必信行必果硃之小人即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

信以成之要上下相信彼此相信不是一己如信而後諫

信而後勞其民皆是

庚辰會試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先生常問諸孝廉

曰這學甚麼志甚麼問甚麼思甚麼俱無對

有性善有性不善堯舜桀紂是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

中人是也無善無不善至善是也

人之性如天一之水空濛濛落在城市便苦落在山溪

便甘落在江河便淡落在海便鹹吾人亦然水惟淡為真

味人惟善為真性苦可使甘亦可使苦惟海中之鹹再

不能挽回氣質之性也從天命之性出來老子只是一

坤卦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極妙能者可勉進於賢者不必其

乾卦為堯用坤卦為文王用文王非不能用乾以其時則

元也鄂侯攷侯便是元龍有悔文王也不專坤卦蓋乾體

而坤用

用九即君子行此四德即時乘六龍

否泰俱曰拔茅茹可見用人關國家氣運用一君子便為

泰之始用一小人便為否之始可不慎與
幹母之蠱不可貞 凡在母后事雖正道不可認真說去
如左師觸龍之說趙后便妙

大畜四爻自恃其邪五爻自贖其過

蹇利西南坎本之坤六五居中故

繫辭或單言乾坤或單言六子言乾坤而六子在其內言

六子而乾坤在其內

但言大員圖不必看方圖大圓圖六十四卦在焉天地萬
物吾身亦在焉

劉柔相摩八卦相盪不必如本義所云滿天地間便是劉

柔相摩八卦相盪

易如何與天地準只是神無方而易無體

河圖五為生數十為成數何以專屬若此天地間五行如

甲乙木也甲為陽木乙為陰木便是一是二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數也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氣也數
與氣即理也如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以至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數也而春夏秋冬寒熱溫涼而萬
物生長收藏盛德大業於是出焉此中何處分理分氣分
數於何處尋太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有無極方生太
極以太極本無極也

神以知來即是知以藏往知來者逆即是數往者順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即是考諸三王而不謬

著卦爻聖人以此洗心及鉤深致遠等語俱不拘著龜
乾坤之聖人以易簡始知險知阻若不易已先處於險不
簡已先處於阻如何能知險阻也不逆不億所以為先覺
便是易簡

覺夢即生死也夢時即游魂為寢

天地萬物鬼神件、與吾人一體今人語及輒不信試觀
六壬射覆者或拈一莖草便知休咎得失夫人之休咎得
失於莖草何預而靈通乃爾非一體故乎

訓詁辭書不如以書解書解書不如以心解書

素問人身脉名星經諸星名俱奇古初亦何所取義

唐山夫人詩衛夫人書千古詩字之絕

項羽為漢祖之功臣王即為光武之功臣陳友諒張士誠

為我太祖之功臣

韓信對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擒
也此非對君之體宜云陛下南巡臣豈有不至之理

曹孟德文學書法兵略千古一人若正其心術加以忠義
當在郭令公之上令公明哲尤有福

周家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歷教聖人始有天下自
成康後絕不聞有令主僅一虛王耳商民盛衰不一賢聖

之君六七作周之前靈氣發泄已盡便不可繼然制度文
章綿密之盛威烈已後雖寄名諸侯之上尚懾息不敢動

評閱古人書心眼各別或主經濟或主詞或主場屋未可
概論吾意想之彼初旨又不爾也須通融看

或問聖人貴象數不貴心易先生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是象數劉柔合德便是心易仰觀俯察是象數通神明之
德類萬物之情便是心易

蕭伯玉士瑋刻起信論辭語及宗門先生曰不肖生平不
喜談宗瞿曇氏四十九年說法未嘗有宗後來單留公案
一則拈花微笑而已達摩東來始開宗乘諸公繼之自此
多事然古德本性負悟當下應機偶為指示即如趙州和
尚一領青布衫重三斤半不過因彼問及不得已借証今
性相未明狂口捧喝豈不大悞天下後世也此事自有商
量非鑽研也不中用如論語或問禘之說夫子答訖又指
其掌豈非吾孔子之宗乎他日夫子說一貫門人問曾子
若復指其掌便落第二義矣
先生語楊彪齋侍御曰吾輩而今讀書非比諸生時博取

科第也今涉宦途刻刻與死為隣讀書直為免死計一日
不讀書有陷於死地不自知者更比諸生時要親切耳

夏初見盆花歎曰此盆景若巧者見之了不相關非幻乎
然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設巧者煖衣飽食亦知愛盆景
矣則塵心終在即吾人視以為幻亦非真幻也自有真幻
嘗論及其君子因言居官有禮有法予曰袁了凡以大明
律先喪服圖亦是先禮後法先生曰此人善讀書君子懷
刑便是一部大明律

某宦倨見邑令先生曰元許魯齋家居邑尉經其門魯齋
聞呵殿聲立起坐人問之曰父母官過不敢自安吾侍御
時還里主簿治行即入巷避之鄉紳示重不在於此
縣令之任切弗輕治朝廷之事自上而下至縣令而止吏民

之事自下而上從縣令而始
凡人皆有宿根無貧無富無貴無賤無智無愚如世宗
皇帝好生是道家宿根某學士生平不近色是禪家宿根
驢胎馬腹披毛戴角一念不善便墮此因然驢胎馬腹披
毛戴角本性不迷也可成佛令人昧卻因果耳
先生里居修海會禪院語同年某曰我修禪院當不費一
錢請其故曰財非我有不視為己物以世應世何費之有
其募疏曰竊聞有經世之學有出世之學經世則大成集
歸尼父出世則最勝無喻伽文道本相須見分歧指言自
總角已稟志皈依迨於結綬遂迷因逐物今偷生且六十
年於茲矣六十歲已前憐歷窮通禍福死生榮枯之相回
首盡是空華六十歲以後堪憐老死病苦三塗八難之因

究竟將歸輪藏將來如赴死之牛犬步已迫死期現在
似少水之鮒魚沾有何樂趣馳逐於功名富貴殺華歌
舞之場愈增煩惱即寄託於烟霞丘壑友朋文字之地未
證清涼蓋前此尚有好醜兩途賢愚並鶩後來只爭生死
一路豪詰難逃刻不停星非故且如最痛癢是血肉
之軀到頭果成何物極親切是兒女之愛臨期略不相關
一旦眼光落地鬼手捉人業力所牽不知何處可上識神未
泯總來妄想所招現在五濁三毒之中惘然果不知因業
不知報誰向人天罪福之外照見死此生彼捨身受身如
來說為可憐閔者豈虛語哉從來佛種從緣轉物須知良
以發信者因起因者相因相悟性此中導引殊微依寔行
權向上感通良在吾里有海會院者地可布金人斯卓錫

邑中縉紳先生後先項背相望雲鶴翔禎率飲茲八水桐鸞
絢采曾栖此雙林既現長者宰官應身說法合莊嚴供養
成就威儀睦言練若新此祇洹真俗同歸人天作眼瞻依
調御免流浪一十二緣借渡慈航期度既於百千萬劫聞
提慳是罪波羅檀施為先經云愛欲為因愛命為果由有
諸欲助發愛性是知愛即是病佛即是醫貝葉靈文中具
驗方見聞喜捨便是良藥詎可無一瓣香向一佛二佛試
種善根從茲讀四句偈於千劫萬劫永獲善果既以福田
淨土接引中根法雨慈雲普沾含識至覺海澄負性天皎
潔同臻彼岸共拔迷塗端有待矣夫豈徒我思韓退之力
開浮圖大都是罪禍之粗至法王奧義未涉津涯蘊子瞻
深心禪說亦僅窺遊戲之跡止借義海餘波時資筆楮且

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所免者何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所得者安名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則不可以死乎未知
生焉知死知生即可謂知死乎噫嘻物不可以久居其所
窮於外者必反其家古今大覺均等仁慈後先聖人原同
慈智今茲盛舉良為大事因緣借此化城徐趨寶所謹疏
崇禎丙子歲杪朔一日刑部右侍郎張慎言書
或曰疏中單從隻身說起於普化之義何居楊時化曰此
正所謂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也
昔人論多藏厚亡原未嘗盛則亦未始亡天下之物救天
下之人勿視為一家可笑
先生有讀書說曰人之讀書如用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
飢乃彌年經月束書不觀何也予悔壯而不知讀雖讀而

無用今纔知讀書是須臾不可離之物然老而既又不能
讀利害禍福趨避之念迫切無已方乃讀此而未也得之
則生失之則死不止於死而已非喜而讀是惧而不得
讀也喜而讀欲罷不能此中人以上未易幾及予中人以
下但是惧而不得不得讀耳貧乏之人半菽不充蔬食飲水
可幸無死荼蓼之苦其甘如飴何也救死之念切也日費
千金無下箸處勉強食之味如嚼蠟其故又何也每念古
人飲食之禮太盡養食則諸侯至於庶人無等有膳有醢
有饍有飲有脩有齊更春夏秋之宜芼蓼撰膳之制噫
奉生之奢如此豈作法於涼之意也與因念讀書當如古
人飲食之制六經則黍稷稻粱也史則脚腫醢醢也漢魏
以後詩則三酒五醴清醎醑醕也管韓諸書則豕豕魚膾膾

脩脯羹也韓蕪諸子則糗餌粉醢也山海水經汲冢越絕則
芝栴菱稗栗榛梅也老莊諸子則薑桂椒蓼也靜則讀
易讀詩煩則檀弓短章愁而鬱則歌詩咏騷事隙則史鑑
如春多酸夏多苦春宜羔豚膏薈夏宜鮪鮪秋犢麋冬鮮
羽也漱其精去其餘如魚去乙兔去尻羊冷毛而毳鳥臠
色而沙鳴則不食也經則咀其實餘則挹芬如黍稷稻粱
脩以瓜食雉羹麥食脯羹也靈文貝葉則參朮著苓乎初
食阿含深密次般若楞嚴次楞伽卒以法華：嚴飽焉殆
若舜丹砂陰陽日月之精氣耶噫嗟何及矣予餓夫也必
待珍錯而後飽則死久矣葷食瓢飲可以不死不知何者
是予究竟資糧也噫



東林雜
俎陸本

